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法帖全集

宋 東坡蘇公帖

軾啓別後因本州
上狀并香積詩必也
尊覽多辱
賜教具審
起居住勝甚馳
仰拭入冬眠食甚佳
江碧色鷗鷺翔集魚

東坡蘇公帖

張氏

琰璣藏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法帖全集

宋 東坡蘇公帖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法帖全集·宋 東坡蘇公帖·第六冊

啓功 王靖憲 主編

—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 2002.3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ISBN 7-5394-1069-8

I.中...

II.①啓...②王...

III.漢字—法帖—中國—宋代

IV.J292.2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0)第80518號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法帖全集·第六冊

宋 東坡蘇公帖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主 編 啓 功 王靖憲

責任編輯 余 瀾

出版者 湖北美術出版社

發行者 地址 武漢市武昌黃鵬路75號

電話 027 86787105 郵政編碼 430077

<http://www.hbapress.com.cn>

E-mail: hbapress@public.wh.hb.cn

制 版 者 深圳利豐雅高電分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利豐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版 次 二〇〇二年三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 張 16.75 印張

書 號 ISBN 7-5394-1069-8/J·981

國內版定價 (全套)陸仟捌佰圓 (本冊)貳佰玖拾圓

版權所有

關於宋拓本《西樓蘇帖》

（《東坡蘇公帖》）

蔡鴻茹

《西樓蘇帖》（《東坡蘇公帖》）是宋刻宋蘇軾書法的集帖，全帙難見，傳世原刻僅見六冊宋拓本，即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五冊，北京市文物公司藏一冊。雖非全帙，但亦為我們了解蘇軾的書法面貌及生平事迹提供了珍貴的資料，現僅就拓本的內容及有關問題作簡略介紹如下。

關於《西樓蘇帖》的拓本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收藏的蘇軾法帖五冊，均為橫石本，其中四冊裝潢一樣，帖心縱二十九·五厘米，橫二十一·四厘米，紙圈檔，共計五十九開，錦面清裝裱，藍布套上有清番禺潘正煒題簽『宋拓蘇文忠帖第×冊』，內首有小荷女史畫蘇軾小像，收藏章有『潘氏聽飄樓藏』、『季彤心賞』、『弢齋祕笈』、『吳荷屋平生真賞』等，並有張維屏、何紹基、陳其銓的題跋，從題跋中得知此四冊為清代吳榮光收藏，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年）前後歸潘正煒。四冊內容除一冊為信函外，其餘三冊均為詩、文。另一冊與以上四冊尺寸不同，縱三十·六厘米，橫二十三·五厘米，共二十五開半，綾圈檔，錦面清裝裱，有明朱橚『晉府書畫之印』，以及『瑛蘭坡家珍藏』、『江邨祕藏』、『弢齋祕笈』等，並有高士奇、成親王永理、瑛蘭坡等人收藏印，此冊全為蘇軾與親友的信件，最後為原刻者宋汪應辰題記：『右東坡蘇公帖三卷，每搜訪所得即以入石不復銓次也，乾道四年三月一日汪

應辰書。』此冊每八開首有原刻『東坡蘇公帖』小標題，共有三條，第一條小標題下，隱約可見有被舊墨涂去的字迹，細審，可見者有兩處，一是『卷第二十九』，一是『卷第三十』，字體與標題一致，小字正書，每篇書信首尾全，墨色稍遜另四冊，但四冊中每篇頭尾不全，有剪裱痕迹，拓紙被剪裁寬窄不一。顯然，四冊與單冊在流傳中並不在一起，在單冊後有端方的題記，得知他於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將五冊搜集在一起，一九一六年後為天津徐世昌、徐世章收藏，一九二〇年文明書局影印。一九五四年徐世章的後人捐獻給國家，現藏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北京市文物公司收藏一冊，縱二十九·八厘米，橫二十三厘米，萬字錦面，綾圈檔，三十八開，收藏章有『晉府書畫之印』、『敬德堂圖書印』、『玄賞齋』（董其昌）、『陳繼儒』等印章。此冊均為信函，文與可五函，天覺二函，元素二函，醇夫一函，退翁一函，其中退翁一函，天覺三月十四日一函與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本重複，文與可的五函與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本的《與可畫竹贊》、《文與可畫墨竹枯木記》、《文與可字說》三篇不僅內容相同，書法也極相近。全部為行楷書體。帖首亦署刻『東坡蘇公帖』小標題，與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單冊相同。從上述情況看，這三種拓本尺寸不一，墨色、裱工也有差異，可能不是同一拓本，或流傳時不在一起。帖後諸跋均稱之為《西樓蘇帖》，主要是根據陸游《渭南文集》中有關《西樓蘇帖》的三段跋語及有的冊中後原刻汪應辰的後記。

『西樓』是成都古迹之一，有關『西樓』的地名在四川或成都地志書籍上記載很多，如張儀樓稱之為西樓，望妃樓亦稱為西樓，有的已毀，有的又不能隨意游覽，明末曹學佺是把張儀樓視為刻有蘇帖的西樓的。由於年代久遠，而蘇軾的墨迹石刻又幾經損毀，因而刻有蘇帖的西樓有待進一步研究。明代陳繼儒在刻《晚香堂帖》跋記中曾感嘆地說：『成都汪刻，自務觀去此四百餘年不可得見，嘗訪之宦游其地者，多不能悉其有無存亡』，因而汪刻蘇帖原石的亡佚，最晚也是明中葉以前的事了。

明清以來研究《西樓蘇帖》者多以陸游《渭南文集》中提到的有關《西樓蘇帖》的三處跋語為依據。但由於陸游並非專門介紹《西樓蘇帖》，只是旁及，意思表達得不全面，故研究征引者理解不一，造成意見分歧，謬誤百出。現根據這三段跋語及有關著錄，以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五本為例，略作探討。

為了研究方便，現將陸游《渭南文集》中涉及《西樓蘇帖》的三處跋語按順序抄錄如下：

《跋東坡帖》：「此碑蓋所謂橫石小字者耶？頃又嘗見豎石本，字亦不絕大，數簡行筆，尤奇妙可貴，與成都西樓十卷中所書郭熙山水詩，頗相甲乙也。紹熙甲寅十月二十二日務觀題。」

《跋東坡帖》：「成都西樓下有汪聖錫所刻東坡帖三十卷，其間與呂給事陶一帖，大略與此帖同，是時時事已可知矣。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忠臣烈士所當取法也。予謂武子當求善工堅石刻之，與西樓之帖並傳天下，不當獨私囊褚，使見者有恨也。」

《跋東坡書髓》：「成都西樓下石刻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在都下，脫敗甚，乃再裝輯之。嘉泰三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務觀老學菴北簾手記。」

這三段跋語說明，成都西樓蘇東坡的法帖刻石，他見到兩種卷本，一是十卷本，一是汪聖錫（應辰）所刻三十卷本。十卷本中有郭熙山水詩，三十卷本中有與呂給事陶帖。陸游並從十卷本中擇其尤奇逸者編輯了《東坡書髓》。

以上三段跋語與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本相對照，哪冊屬於哪一種卷本，尚難定論，因為所藏是殘帙，但也有一些相吻合的地方，可以提出探討。單冊中原刻汪應辰（聖錫）題記「右東坡蘇公帖三十卷，每搜訪所得即以入石不復銓次也」同陸游第二段跋中的「成都西樓下有汪聖錫所刻東坡帖三十卷」之語相一致，由此可知單冊可能為成都西樓下汪刻蘇帖三十卷中之物，且單冊有「東坡蘇公帖」小標題三處，每小標題後均為八開，這八開中包括書信八、九篇不等。宋時帖大多以「卷」為單位，後世多以「冊」為單位，小標題當是一卷的標志，汪應辰的題記在此三卷之後，此三卷當為三十卷本之最後三卷，從小標題被涂抹的「卷第二十九」、「卷第三十」等字樣也證實了這點，推知三十卷如果裝裱成冊，大約分為十冊。

四冊本並無汪應辰題記，但從其內容來看，有蘇軾《梅花二絕》之一，並有杜甫詩兩首（《暮春詩》、《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詩》），此問題可在一些記載中看到蛛絲馬迹。在《周益國文忠公集·平原續稿》中《跋汪達所藏東坡字》曾有：「右文忠公（蘇軾）手寫詩詞一卷，梅花二絕，元豐三年正月貶黃州道中所作……李杜佳句，公常愛而錄之……嘉泰壬戌三月甲寅東里周某書

而歸汪氏，汪達為汪應辰之子，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生於政和七年（一一一七年），卒於淳熙三年（一一七六年），《宋史》有傳。他曾於乾道初年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搜集和收藏蘇軾墨迹多種，《平原續稿》這段跋記中還有其他墨迹，有的已經刻石，因此考慮到三十卷後跋語『每搜訪所得即以入石』的作法，故四冊可能亦是汪刻蘇帖。四冊本中還有『郭熙秋山平遠詩』一首，與陸游第一段跋記中所提及的『成都西樓十卷中所書郭熙山水詩』相吻合，這就進一步說明四冊本有可能也是汪刻蘇帖，而且可能是成都西樓蘇帖十卷本中之物。

關於十卷本的刻石年代問題，根據陸游嘉泰三年跋《東坡書髓》時提到『三十年間未嘗釋手』之語，由嘉泰三年（一二〇三年）上溯三十年，應為乾道九年（一一七三年），刻帖年代應在此之前，即與三十卷的刻帖時間乾道四年相去不遠。

根據上述情況看，說明蘇軾書法集帖有兩種不同的刻石，即存在其他刻本或續刻問題。成都一地是蘇軾活動過的地方，因而舊僚收藏他的墨迹很多，有的也摹刻成帖，如《謂南文集》中《跋中和院東坡帖》內稱：『此一卷，皆蘇仲虎尚書所藏，鑒定精審，無一帖可疑者，刻石在成都大聖慈寺中和勝相院。淳熙六年六月十七日。』說明西樓以外亦有蘇帖。那麼西樓一地是否還有汪氏父子以外的蘇帖摹刻者呢？限於資料，很難具體說明。在前面抄錄的陸游跋東坡帖第二段中提到呂給事陶一帖時曾有『予謂武子當求善工堅石刻之，與西樓之帖並傳天下，不當獨私囊褚，使見者有恨也。』其中的『武子』即施宿，施元之子。施氏父子對蘇書、蘇詩均有研究，施宿在其他地方刻過許多蘇書，故而陸游有『予謂武子當求善工堅石刻之』之語。另外，陸游在《謂南文集》中《施司諫注東坡詩序》一文中提到『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所注十大編，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某雖不能如至能所托，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陰老民陸某序。』施元之與顧禧（字景蕃）合注蘇軾詩，施宿是發行人，現從康熙年間邵長衡訂補的《施注蘇詩》四十二卷，續補遺二卷中，可以看出《西樓蘇帖》在校刊蘇詩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說明了《西樓蘇帖》在歷史上的重要價值。《施注蘇詩》中有四處提到『墨迹刻石成都府治』，其中卷二十五中的『送楊孟容』一首並注有『墨迹刻石成都府治』。題云《送楊體先知廣安軍》，此詩在四冊拓本中，

題為《送楊體先知廣安軍》，如果四冊拓本為汪刻《西樓蘇帖》，那麼施注的『成都府治刻石』應是《西樓蘇帖》。施氏父子與陸游交從甚密，他們一定見到過《西樓蘇帖》，並見過陸游珍藏的《東坡書髓》，其他三首標有『成都府治刻石』而不見於帖中的，說明這套蘇帖拓本並非《西樓蘇帖》全帙。但在二十二卷中《泗州除夜雪中黃師是送酥酒二首》，下注『刻石成都府治續帖中』，此『續帖』是誰刻的呢？不得而知，可能是汪刻，亦可能是其他人，但施宿是見過『續帖』的。

將《西樓蘇帖》的刻本年代與卷數弄清後，有必要澄清一下帖後諸跋及歷代有關此帖著錄上值得商榷的地方。在單冊後有清高士奇康熙三十八年跋云：『成都西樓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髓》，此冊當以此四字名之。』高士奇這種觀點對以後影響極大。如清嘉慶元年梁同書在單冊跋中云：『所謂十卷者即三十卷中之十也。』他並提出：『安知非即放翁所藏書髓中物？』另外，咸豐年間程文榮編撰的《南邨帖考》，在『東坡先生帖』一節云：『汪聖錫應辰刻東坡先生帖三十卷，《讀書惇志》著錄，《謂南文集》跋東坡書及自題東坡書髓三及是帖，其二乃云十卷，然並稱成都西樓下石刻，即三十卷也。』這些結論都值得研究，他們僅見一種拓本，不知十卷本同三十卷本有差異，又誤解了陸游三段跋語的結果。

在單冊本中還有端方收集五冊時的跋記：『此西樓帖三本……光緒辛丑余復從粵中收來，宣統元年王子展兄復以收藏七卷歸我，共成十卷，是汪聖錫刻坡書三十卷，又於其間擇十卷名東坡書髓，即此十卷也。』以這段跋記中來看，端方既沒弄清三十卷同十卷的區別，也不知十卷本同書髓的關係，而是把書髓視為三十卷中之十卷，把四冊視為七卷加上單冊本三卷湊合成十卷，把兩種不同的拓本統稱為《東坡書髓》。

《西樓蘇帖》見於著錄的還有民國年間歐陽輔的《集古求真》，內中云：『……近端方所藏，上海已石印，名為十卷，實多殘缺。』他把五冊看成十卷本。其後，《四庫總錄藝術編》載：『東坡先生帖三十卷，宋紹興間汪應辰刻本』，另有『西樓帖十卷，宋乾道三年汪應辰刻本。』這兩項，是作者根據《匯帖舉要》編輯的。經查閱《匯帖舉要》，其中有『東坡先生帖三十卷，紹興汪應辰刻』、『西樓帖十卷，蘇軾書，汪應辰刻』，《四庫總錄藝術編》與此記載又有差異。由此看來，隨着新資料的不斷出現，勘誤工作是有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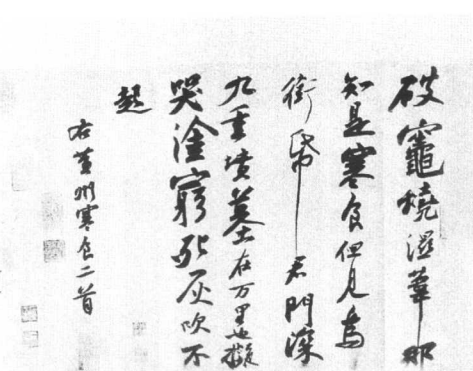
《西樓蘇帖》的書法藝術特色

兩宋的書法是在晉唐書法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唐代尚法，書法肅括，規矩嚴整，講究字的結構。北宋淳化年間，《淳化閣帖》的摹刻，开辟了帖學，其後《絳帖》、《潭帖》等相續衍出，使書迹廣泛流傳，對書法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宋初的書法大多淳厚樸實，如李建中等人。至熙寧、元豐年間，蘇軾、黃庭堅、米芾的出現，開創了宋代書法的新面貌，蘇、黃、米、蔡即人所共知的宋四大書家，他們的書法各具特色，蘇的醇厚、黃的挺勁、米的瀟灑、蔡的瑰麗，絢麗多姿，所書多是行草，率意多變，意趣橫生，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書風書貌，北宋晚期，趙佶創造了瘦金體，書勢逐漸趨於飄逸姿媚，但四大家的書法對後世影響是深遠的。

蘇軾不僅是著名的書法家，而且是著名的文學家、畫家。生於北宋景祐三年（一〇三六年），卒於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他從二十一歲起進入仕途後，一生坎坷，沉浮不定。在幾次大的政治變動中，墨迹、詩文毀了不少，今天我們觀摩他的書法，只能借助拓本及少數墨迹。以上述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五冊拓本為例，在六十餘篇中除草書兩件、楷書四件外，其餘大多是行楷。為了便於研究，根據各方面資料，把五冊的詩、文、信函按年歲、年代順序大致排列了一下，有治平元年（時年二十九歲），熙寧二年至十年（時年三十四—四十二歲），元豐元年至八年（時年四十三—五十歲），元祐元年至八年（時年五十一—五十八歲），以及紹聖二年（時年六十歲）、建中靖國元年（時年六十六歲），由此看來，此帖包括了蘇軾早、中、晚年的作品，從這三個時期的作品，大致可以看出蘇軾一生書法的概貌，因此，可以說《西樓蘇帖》是集蘇書之大成。

帖中有一篇題為《軾謹賦挽辭二章寄獻故提刑郎中伯伯靈筵姪殿中丞軾頓首再拜》（《東坡先生外傳》題為《亡伯提刑郎中挽詩二首》）落款為「甲辰十二月八日鳳翔官舍書」。按，蘇軾於嘉祐六年「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續資治通鑑》），至熙寧二年還朝，「甲辰」為治平元年，

圖一 黃州寒食詩(局部)



圖二 前赤壁賦(局部)

少島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
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
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陵
萬頃之茫然浩乎如憑虛
御風而不知其所心親乎

圖三 清拓《表忠觀碑》(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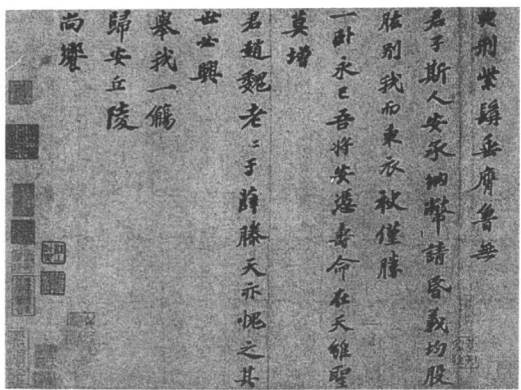


蘇軾時年二十九歲。其父蘇洵治平三年卒，《宋史·蘇軾傳》：「洵將終，以其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屬軾」。蘇洵兄渙，曾都郎中利州路提舉刑獄，蘇軾的這篇挽辭是給伯父太白所寫。在拓本中此篇是蘇軾最早的作品。楷書，字體工整、秀麗。另有熙寧二年及四年給族兄蘇子明書信五篇，熙寧三年《淨因院文與可畫竹枯木記》，蘇軾當時在京都，年三十四歲至三十九歲之間，亦可作為蘇軾早年作品進行研究。這些行楷字迹大體與《亡伯提刑郎中挽詩二首》相近，從字體看，是用隸筆書寫，大多捺筆重，頗有草隸之意，很有魏鍾繇《宣示表》、陸機《平復帖》筆意，這是蘇軾早年臨摹晉代書法的結果。從這些早期書法可以看出他的功力及淵源，也說明蘇軾有扎實穩健的書法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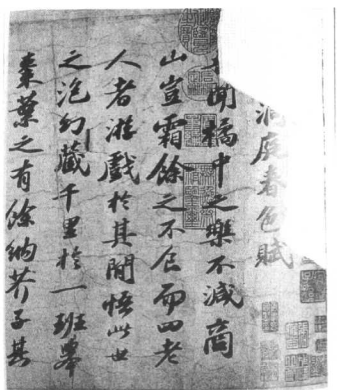
由熙寧末年即蘇軾四十歲以後至晚年，他的書法已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基本上沒什麼大的變化。拓本中這個時期有熙寧八年《文與可字說》（四十歲），熙寧十年《奉和師中丈漢公兄見寄詩一首》、《讀孟郊詩二首》、《章質夫寄崔徽真一首》，元豐元年《次韻答劉涇一首》、《續麗人行一首》、《遠游庵一首》（四十二—四十三歲），元豐二年《祭文與可二首之一》，元豐三年以後的《正月二十日往收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和王明喜雪一首》、《雨中一首》、《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等（四十五—四十九歲），均為行楷，從字迹看，雖然字體不大，但可以看出筆法逐漸圓熟，較早期作品豪爽，是蘇軾書法逐漸成熟的階段，並形成筆力雄健、肉豐骨勁的藝術風格。尤其是傳世墨迹《黃州寒食詩》（圖一），書於元豐五年，時年四十六歲，用筆嫺熟自如，為蘇書中之甲觀。黃庭堅曾說：「坡書中年圓勁而韻」（《山谷集》）有人認為是用雞毛筆的緣故，因為雞毛筆性軟，故而字體略肥，亦有說是寫字時多用偃筆。從傳世的作品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如元豐四年的《前赤壁賦》（圖二）、《表忠觀碑》（圖三），墨氣凝重。董其昌跋曰，蘇軾書寫《赤壁賦》全用正鋒，所謂「欲透紙背」，被譽為東坡之蘭亭，「每波畫盡處隱隱有聚墨痕，如黍米珠，世人且不知有筆法，況墨法乎？」（《畫禪室隨筆》）墨重不等於「墨豬」，而是剛柔兼備，是臨習顏真卿筆意的結果，是蘇體的風格。

元祐元年至元祐二年的《次韻完夫舍人見戲一首》、《與可畫竹贊》、《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郭熙秋山平遠二首》、《送賈納倅眉》、《次韻三舍人省上》、《送楊孟容》（時年五十二歲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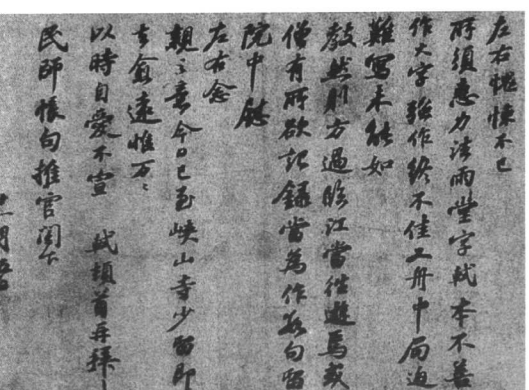
圖四 祭黃幾道文卷(局部)



圖五 洞庭春色賦(局部)



圖六 答謝民師論文帖(局部)



右),傳世墨迹有《黃幾道文卷》(圖四),元祐五年的《太息送秦少章》、《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所……》(五十五歲),元祐六年的《予去杭十六年……》、《次韻蘇伯固游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一首》(五十六歲),元祐八年以後的《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槃為壽一首》(五十八歲以後),傳世墨迹有《李白仙詩卷》、《洞庭春色賦》(圖五)。另有元祐八年赴定州,後謫惠州時給孫子發及程正輔的信件(六十歲左右),至於《張競辰永康所居萬卷堂》則是建中靖國元年,蘇軾去世不久前所書(六十六歲),這些都是他中、晚年的作品。蘇軾由元祐四年至八年先後出知杭州、穎州、定州,紹聖初年知黃州,貶惠州、瓊州,至建中靖國元年北歸,官階的擢降,閱歷的廣泛,生活的奔波,表現在書法上更加成熟,像傳世墨迹《答謝民師論文帖》(六十五歲)(圖六),拓本中的《送賈納倅眉二首下一首》、《故贈太師追封溫國公司馬光安葬祭文》(五十二歲)及在惠州給程正輔的信件,小字行楷,屬於結構嚴謹一類,拓本中其他幾件晚年作品則屬於筆力雄健、蒼勁豪放一類,有人評論蘇軾晚年之作「筆老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元郭昇《蘇軾書離騷九辨卷跋》),拓本中幾件晚年作品,這個特點更加顯著一些,與早年作品相較,結體更加開闊,氣勢亦更加豪放。

值得提出的是拓本中的兩篇草書:一是《臨右軍講堂帖》,一是《梅花二首之一》。《講堂帖》是王羲之《十七帖》之一,蘇軾未注何時所臨,字形略大原帖,筆劃亦略肥,形貌雖有差異,但神韻相似。帖後蘇軾自跋:「點畫未必皆似,然頗有逸少風氣。」他早年多臨二王,對二王筆法深有造詣,於所臨講堂帖中可見端倪。另一件草書是《梅花二首之一》,七言絕句,共六行,為元豐三年正月貶黃州過麻城春風嶺時所作,詩中描寫春寒料峭,谷澗春水潺潺,傲霜雪的梅花,在凜烈的寒風中飛渡關山。這是一首富於詩情畫意的詩篇,作者在詩中抒發了他對大自然景物的情懷,也借景物表達他被貶後不畏「風寒」的心情。起頭「春來空」(《東坡七集》作「幽」)「谷水潺潺」,接着「的皪梅花草棘間,昨夜東風吹石裂」,字迹逐漸加大,至最後一句「伴隨飛雪渡關山」之「關」字,竟有三寸餘,想見其書寫時筆勢隨詩情而發展,揮灑淋漓,沉着酣暢,一氣呵成,氣勢磅礴。蘇軾草書傳世較少,這兩件作品為我們研究他的草書提供了資料。蘇軾才氣超逸,能詩詞,善繪畫,形式雖不同,但能自然和諧統一,將書法與詩、畫的感情,相連相通,往往他的一篇書法,又是一

圖七 清拓《晚香堂蘇帖》



篇很好的詩詞，給人以豐富的藝術享受。正如黃庭堅所云：『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耳。』（《山谷集》）蘇軾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體會到：『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書林藻鑒》）他總結的這三點經驗即：認真掌握書法知識；廣泛閱讀各種優秀的書法範本；反復練習書寫，才能得心應手，這三點也是今天學習書法者應當借鑒的。

《西樓蘇帖》的史料性

刻帖之風，流行於晉唐，盛行於兩宋，及至明清，其風更甚。叢帖首創於北宋，但叢帖均為集諸家而成，而《西樓蘇帖》是蘇軾一人之書，其內容之豐富不減諸刻，在宋刻叢帖中絕無僅有。至明清摹刻蘇字的集帖尚有明代陳繼儒的《晚香堂帖》（圖七），盧氏摹刻的《雪浪齋蘇帖》（多摹自舊刻），無款、無年代的《賞雪堂真迹》等，均不如《西樓蘇帖》精湛。如《晚香堂帖》雜有偽迹，刻亦有草率之處，不能盡善，及至清乾隆、嘉慶年間姚東樵再次翻刻，面貌已失真。前述六冊《西樓蘇帖》拓本，墨色濃鬱，字口清晰，為宋拓無疑，帖之書寫、摹刻、傳拓均在北宋與南宋之間，應與原迹相差無幾，堪稱『下真迹一等』。帖之內容亦有較大的真實可靠性，對於了解蘇軾生平事迹及詩、文和書法藝術的研究，均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由於蘇軾一生在宦海中沉浮，故《西樓蘇帖》在宋時即有毀損，明清時拓本鮮見。該帖的翻刻本主要有清道光年間廖牲的《觀海堂蘇帖》、瑛桂的《東坡蘇公帖》、光緒年間楊壽昌的《景蘇園帖》、民國年間穆潘正翻刻的《觀海堂蘇帖》等，其中以廖刻為佳。

拓本內有吳榮光許多眉批，這是以拓本與刊刻本校對之後所出，計有九十多處，照這些眉批及拓本與端方刊刻的《東坡七集》逐篇核對，眉批都是正確的。如《太息一首送秦少章秀才》一文，《東坡七集》中『雄』字下添了一個『者』字，『或能譏』，《東坡七集》中『或』字下無『能』字，等等。這些對我們研究、校注蘇軾詩、文是有參考價值的。

拓本中有一部分是蘇軾與親友的來往信件，其中與蘇子明（族兄）等人的部分信件，亦為《東坡七集》所未載，這些信件又大多是在王安石變法期間所寫，反映了他的真實思想，故對我們了解蘇軾的思想狀況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對證史、補史起到了一定作用。由於蘇軾所處的歷史環境、社會地位及階級局限，變法開始時，他對變法內容均加否定，並夸大變法的缺點錯誤，如一篇四月七日的信中云：『……近日不行青苗者，雖舊相不免，弟若出外，必不能降意委曲隨世，其為齋粉必矣，以此且未能求出，聊此優游卒歲耳……』又，『近日事體頗新，兄弟蠢拙，頗為當柄所忿，孤遠恐不自全……』這些信都反映了蘇軾對實施新法的抵觸，出京作官一定不能『委曲隨世』而實行新法，一定要粉身碎骨，不出京又『一肚皮不合時宜』，『為當柄所忿』，這種實行與不實行新法的矛盾，使他進出不得。《續資治通鑑》載熙寧四年：『權開封府推官蘇軾出通判杭州。初，軾直史館，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膾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見之大怒，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外請。』這段記載所述情況見十月二十八日給蘇子明信中：『……軾自到闕二年，以論事方拙，大忤權貴，近令南床拊撫彈劾，尋下諸路體量皆虛，必且已矣，然孤危可知，春間必須求鄉里一差遣，若得，即拜見不遠矣。忠義古今難得，虛名而受實禍，然人生得喪皆前定斷置已久矣，終不以此屈……』與記載悉合。在另一封信中提到這段經歷時說：『……上批出與知州差遣，中出不可，初除潁倅，擬入，上又批出，故而倅杭，杭倅亦知州資歷，但不欲令弟作郡，恐不奉行新法爾。此來若非聖主保全，則齋粉必矣，知幸之餘，杭州物之美冠天下，但倅勞見耳。』正因為他對新法不理解，故而以詩遭『烏臺詩案』之罪，元祐年間司馬光為相，他又重新被起用，新派再起時，蘇軾又一次被貶，名列『黨人碑』之亞，幾經上下，其書法遺迹的遭遇便可想而知了。

有些信函也談到了一些親情生活的內容，如蘇軾為侄女親事介紹司馬康其人時說：『司馬康，君實（司馬光）親兄子，君實未有子，養為嗣也。』還有熙寧四年在京時一封信函中云：『五月生嬰兒名權寄』，熙寧年間外補時的一封信提到『軾房下四月四日添一男，頗易養，名似叔』。按，記載蘇軾共有三子，邁、迨、過，妾朝雲生子遯早亡，上述情況均未見記載。

目錄

關於宋拓本《西樓蘇帖》（《東坡蘇公帖》）……………蔡鴻茹
圖版

《西樓蘇帖》（五冊）（宋拓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10
給程正輔信	12
軾近得子由書報（無名）	15
給程正輔信	17
蒙惠冠簪信等信（無名）	20
給程正輔信	22
給退翁信	23
給退翁信	24
給蘇子明信	28
給蘇子明信	30
給蘇子明信	34
給寶月大師信	38
給寶月大師信	40
給蘇子明信	42
給蘇子明信	46
給子安信	49
給蘇子明信	52

給蘇子明信	54
給蘇子明信	56
維昉上人題跋	58
汪應辰刻帖跋	60
問養生	72
與可畫竹贊	75
淨因院文與可畫墨竹枯木記	76
文與可字說	79
遠游庵銘一首	82
二疎圖贊	84
故贈太師追封溫國公司馬光安葬祭文	87
祭文與可文二首此前一首	92
太息送秦少章秀才	96
菊說	100
黃山谷跋	101
枳枸湯	101
給幼安信	112
喪母當令長子邁來此	113
給佛印禪師信	115
給子功信	117

給純夫信

次韻完夫舍人見戲一首

給孫子發信(兩件)

調巢生一首

給寶月大師信

王仲至侍郎見遺釋栝種之儀曹北垣下今百餘日矣，

給子豐承事信

蔚然有生意，喜而賦詩呈淳父內翰

給天覺學士信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

別紙示喻

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

給中江知縣程推官信

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絕句

給幼安表兄信

熙明張侯永康所居萬卷堂一首

給退翁信

次韻子由送家退翁知懷安軍

蘇轍題跋

熙寧中軾通守此郡……前詩、今和

臨右軍講堂帖

次韻錢穆父還張天覺行縣詩卷

杜甫暮歸詩

送楊禮先知廣安軍

次韻蘇伯固游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一首

正月二十日住政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

杜甫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詩)

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鑒為壽一首

次韻王舍人省上一首

《東坡蘇公帖》(二冊)(宋拓 北京市文物公司藏)

送賈納倅眉

給文與可信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

給天覺信

和王明叟喜雪一首

給文與可信

題梅花之一

給退翁信

雨中一首

給天覺信

讀孟郊詩二首

殘件

次韻答劉涇一首

給醇夫信

章質夫寄崔徽真一首

給元素信

續麗人行一首

給元素信

奉和師中丈漢公兄見寄詩一首

給文與可信

亡伯提刑郎中挽詩二首

179 175 173 173 171 169 167 164 163 161 160 158 156 155 153 152 150 143 140 138 135 130 127 126 124 120 119

241 240 239 233 232 228 223 218 213 209 206 204 201 200 195 193 190 189 185 184 180

《東坡蘇公帖》（五冊）（宋拓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此南樓帖三本舊藏英蘭坡中丞家名聲甚
加強志由陝接羅歸家甚貧欲嫁女無資遂
以三千金售歸南海葉氏光緒辛丑余復順粵
中收來宣統元年壬子展兄復以名藏十卷
歸我共成十卷是汪聖錫刻坡者三十卷又
於其間擇十卷名東坡本隨即此十卷也十卷
之數為十卷三卷不知年通於今日復取於寶
華盒以有神靈與為所護而湊合之者豈非